

点赞一位画家的创作谈



陆建华

偶然读到画家陆庆龙的一篇题为《远去的故乡》散文,原发表在2016年12月24日的《新华日报》文艺版。此文是报社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的,当时没有立即看,但也记住放入我的资料橱存放起来。最近忽然想起此文,遂取出阅读,一读就被吸引住了,连读了两遍意犹未尽,并产生为这篇别样构思独具风采的散文撰文点赞之意。

这位与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陆姓画家,与《远去的故乡》一起在同一报纸的同日同版,发了三幅取材于往日故乡生活的布面油画作品,这篇散文其实是一篇创作谈,畅谈作者自己对创作与生活关系的体会。乍看这不是什么深奥或时新话题,而且是一个人们不知反复复说过多少次、更是文艺界经常深深浅浅研讨过的老话题,但他却把这样一个似乎老掉牙的话题说出意境全新的深切感受,不仅直令画界圈内人击掌称好,也让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怦然心动,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

我从《新华日报》编者对陆庆龙的专版简介中得知,他是一位从苏北射阳偏僻乡村走来的农家子弟,这位今年刚进入花甲之年正年富力强的画家,通过自己多年不懈的努力与追求,已经取得可喜的创作

成绩。他的作品多次参加过从盐城到南京到北京的画展,屡屡获奖。他写的散文《远去的故乡》,其实是对自己画作的自我解读,画是主体,散文只是为画作而写的附带,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于动笔前做了精心认真的构思。全文总共才1400字左右,他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抒写对远去的故乡的深情怀念与由衷赞美,实写他从小就萌发的爱好绘画的梦想,一字不提后来创作出来的,那些已在美术界获得定评、为他赢得声誉的布面油画作品,他就是那样用全副身心专心致志一意一意写远去的故乡的美和诗意。直到全文的最后,他才仿佛突然想起似的说到以“故乡”为主题的布面油画系列作品,不到400字,只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但奇怪的是,读者不嫌少,却觉得说到点子上了,也足够了。也只有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作者的一片苦心,原来前面那些文字,没有一字谈画作,其实每一字的叙述,每一细节的描写都是在谈画、在为他的作品造势。画家联系自己的创作谈创作体会,我们见的多了,但像陆庆龙这样谈,匠心独运风采别样,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可说平时少见,值得一赞。

散文《远去的故乡》的别样风采,表现在行文的构思上,更难得的是散文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诗意和丰厚的真情。他紧紧围绕着学画绘画这个中心话题,像

是与朋友谈往事,说家常,没有一句是说人们不欢喜听的空话套话,却努力用朴实的文字,说读者爱听的真话实话。他说自己绘画的爱好源于年幼时的涂鸦,“曾多次因上课乱写乱画不专心听课被老师批评,并告知家长后换来父母的斥责”。他后来之所以绘画之心不死,立志走绘画之路的初心不改,是得到一位从苏南下放来的张老师的及时鼓励与教导。他夸赞年幼的杨庆龙“画得很不错”,鼓励说:“坚持就会有出息,再不济将来也可以写门对,画门神来养活自己”。陆庆龙认真地听了,牢记在心。年轻人早早坚定了努力的方向,十分重要,但这只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前方有数不尽的困难与挫折在等待着。我们看到过很多的成功者,为他们鼓掌欢呼,但看得更多的是失败。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坚持。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在散文《远去的故乡》中,陆庆龙以幽默自嘲的文字写了往日学画的趣事。他清楚地记得,春节给邻里帮忙写对联,并没有报酬,“比较好的境遇是留下几张红纸,笔墨总得自己倒贴”。他老实自嘲:“特别希望自己不误正业的绘画能补贴家用并得到家人的另眼看待”,为此,他过年前临摹过门神老虎之类的年画,“在瑟瑟的寒风中把自己的画作摊放在地上,怯生生地等待买家的光临,可是画作没有卖出过,记得最多的评

价是门神表情不够凶狠,贴在门口是不顶用的”。尽管如此,陆庆龙不畏挫折,愈战愈勇,他明白地说:“但画笔倒是一直没有放下”,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攀登绘画的路上一直努力前行的真实的陆庆龙,他这才能终于走到今天。从陆庆龙在散文《远去的故乡》自述中,我们得到最重要的人生启示是,当困难与挫折像虎狼样横卧在前进道路上,胆怯后退,只然退到失败,唯有战胜才能继续前行,奔向宏大的前程。就像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也像陆庆龙已走过的的绘画之路。当年他在故乡摆摊卖画,从来没有卖出过一张,而由于坚持长期勤奋不懈,以往的一切努力就没有白费,不但绘画基本功变得牢固扎实,重要的是,加强了他与故乡的血肉联系,加深了他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的理解,爱得越发深沉。这样,他就能驾轻就熟地把对故乡深深的眷恋,那些一直植根于他内心融汇在他血液中的牵挂,从心所欲地,转化到画布上。当他终于能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故乡那片变化中的土地,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就不再是客观的视觉存在,而是升华为浓缩了情感、精神和文化信息的载体,这样,陆庆龙不但创作出一幅幅备受人们赞赏的《故乡》系列作品,故乡和故乡的父老乡亲也就不会远去,而能在他的画作中得到永生!

铅华不可弃



查晶芳

铅华不可弃。乍遇之际,心中一亮。

“昨夜裙带解,今朝燕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薰桃归。”唐人权德舆的“玉台体”思妇诗。写女子思念远行的丈夫。昨晚我裙带忽然松弛解,早晨又看见喜鹊之兆的燕子双双飞来。哎呀,赶紧描眉擦粉梳妆打扮,莫非是我的丈夫快要回来?!小女子情态如画,是首平白如话的好诗。

可说实话,它不如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不足以打动我,真正令我心旌一动的,只是这五个字。当我凝视它,直至它脱离此诗融入无垠,成为一枚独立鲜明的个体时,便觉这“铅华不可弃”是何等令人动容!

它意味着,在任何境况下都绝不放弃自己,哪怕大雪纷飞,哪怕生命荒芜,也永不颓丧,也永远在石壁上看到寸土,在荒漠里寻找点绿,在枯枝上等待苞蕾绽放。永远爱世界,爱自己,永远不忘铅华,永远神采奕奕。这是一种向阳而生的精神,譬如春草,譬如葵花,永向阳光。

想起刘兰芝。她美丽,她聪慧,她勤劳,却仍被婆婆逼迫离家。临别那日,明明心底的痛楚正排山倒海而来,她却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可怜凄凄。天尚未明,她便肃肃起严妆:“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面对如此刻薄寡恩的婆婆,她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失礼失态,举止恭敬有度,一如往昔。这份自尊自信与自爱,让她的温婉刚烈在中国文学的长廊中卓然挺立,熠熠之光,永垂不灭。

想起苏轼。颠沛大半生,但每一次,他都在短暂的困顿之后就迅速张开了双臂,以蓬勃的生命激情热烈地拥抱着每一方天空,中国文学史上才有了满面含笑、悠然洒脱的东坡居士。而当苏轼成为“东坡”后,便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他褪衣芒鞋,吟啸徐行,任凭风侵雨袭,身自岿然不动,心中也无风雨也无晴。岁月洗不去他的铅华,他永远带着它,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在生命最后的金山寺。境遇予他风霜雨雪,他总以“铅华”涂之,永远春风满面。他把铅华涂在了历史的签名墙上,那是一个永远乐呵呵的东坡。

想起史铁生。身体被禁锢在小小的轮椅中,生命的光华却抵达了人类精神的高处。当他从跨步如风的少年突然跌落到生命的泥沼里,从此再也无法用脚掌感受软绵绵的青草,再也无法用脚尖踢出一颗路边的石子时,绝望的黑暗也曾彻底将他笼罩。百种不甘,万般怨愤,在他心中萦绕,但他发现除了折磨母亲和自己,根本无处诉苦。终于,心灵从浮躁走向沉静,他从困厄中昂起了头,拖着被死神时时窥伺着的残弱之躯,奋力闯出了黑暗的海面。他开始用笔解读生命的内核,阐释宗教的精神,书写自己的生命体悟,字里行间无一不闪烁着哲思的光芒。他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求,而在向内的建立。他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是的,他一直在唱,唱得深情投入,让听的人如痴如醉……

铅华不弃,是不甘,更是不屈;是自爱,更是自觉。是倔强,是自爱,是对命运的抗争,是对生命的敬畏。它让灵魂生出双翼,引领人们飞进辽阔辽远的博大境界,最终以一种深厚的信仰之力越过沼泽,打破桎梏,达到自由。自此,生命之树枝枝春满,枝枝叶叶,精彩无穷。

山溪



卢兆盛

山溪,终于疲惫了
秋风,已和她吻别

琴,不再弹响
歌,便也停歇

是的,谁没有一个
积淀的季节?



《冬牧》 吴海明 摄

疼痛不已

今天一不小心,手被门夹了一下,疼得我不由喊起来,直咧牙。

办公室的一个老师突然问我,为什么说“疼”,而不说“痛”呢?

这倒是,说“痛”也是可以的,为什么没说“痛”呢?是因为方言?还是因为词义的轻重?或是口语与书面语?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字的区别,上课空闲下来,作了一点小小的探究。

探究一个汉字,首先看它是怎么造出来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痛”的解释是:“痛,病也。”痛就是一种病。

《说文解字》里没有收录“疼”字,一百多年后,魏晋时一本叫《广雅》的字书才收录了“疼”字,解释为“疼者,痛也!”这样说“疼”和“痛”好像是一回事了。

但实际上不是。

仍从造字的角来解释,“疼”和“痛”,都是病字头,都是一种病。但古人表达病通常用“痛”,而不用“疼”,如《韩非子》“桓侯体痛”。王充《论衡》“病痛恐惧。”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也说“疾病惨怛”。

“疼”,是病字头加“冬”,“冬”代表寒、

凉,疼是指像冬天寒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这种不适感是外在的,浅层的。比如像今天手不小心被门夹了,平时被开水烫了,被尖锐的东西刺到了皮肤等等,这种外在的伤害会导致让你喊“疼”。

“痛”,是病字头加一个“甬”字,“甬”是小路、管道的意思,所以“痛”是一种因堵塞而产生的不适感,这种感觉是内在的,深层的。

“痛”中的“甬”,还可解为“涌”,像水涌出也,所以来的要深广一些。

因而“痛”比“疼”更加强烈,更加深重,我们有“疼痛”这个词,而没有“痛疼”,因为事物的发展常常由表及里,由轻至重,先疼而后痛。

“疼”常在眼前,“痛”则在心底。“疼”是可以透过外力来止住,而“痛”是绵绵不息的。“疼”多为一种肌肤的感觉,而“痛”有时则引为灵魂的声音。

“记忆如果成了碎片,那是因为里面全部都摆满了心痛。”这断不是心脏出了什么毛病,而是一种灵魂的呼喊。

因为“痛”可以表达程度深,有时它充当表示程度的副词了,如痛惜、痛惋、痛

恨、痛哭、痛骂、痛杀、痛改前非等,杜甫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些“痛”都是极、甚、尽情的意思。

在中医上,“疼”还指急性发作的、持续时间短的、有灼烧感的、开放散散的、尖锐刺激的。“痛”则是慢性的、长久持续的、冷凝的、憋胀的、顿挫的。

我们再稍为细究,“疼”和“痛”在音调是不一样的,一个向上扬,一个是向下沉。

比如你突然被针戳了一下,会大喊一下“疼”,从身体的感觉到发出的喊叫声,都是尖锐的,短暂的。你的头会不自主地向上扬,身体向后倾,表达的是一种短暂的释放。

“痛”则不一样,身体内部有什么毛病,感觉是深层的、下沉的、内敛的、持久的。多数人低头含胸,身体向前倾,做蜷缩状,表达的是一种内敛。

“疼”和“痛”除了可以描述身体不适,还可以表达一些心理上的感受。“疼”常和“爱”关联,如“我心疼孩子”,“你这个样子真让人心疼”。“痛”常和“苦”关联,表达一种悲伤,如“失败让他很痛苦”。

这种心理感受还会迁移到在文学上,

表达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

“疼”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自于明清之际的戏曲家孟称舜《桃花人面》:“满庭花落地,则有谁疼?”道出了对落败之花的满满怜惜,一种落寞之意扑面而来。

“痛”则出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出师表》:“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里的“痛”是心里很难过的样子。后面的那个“恨”,并不是今天说的仇恨,而是遗憾的意思。

有一个成语叫“痛定思痛”,指事后追思当时所遭的痛苦而更加伤心,也可以表示受挫折后的教训,它最早出现在韩愈《与李翱书》:“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

宋代的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也说:“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叠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你看,“疼”和“痛”,虽然只是两个常见的汉字,却包含了我们祖先满满的心血,也凝结着他们非凡的智慧,无论历史如何更迭,这些汉字永远会伴随着我们,绵延不绝。

繁荣书单

2023年8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朱永新著 王绍昌画

《阅读之美》

简介:本书通过大量鲜活生动的典型案例和故事,用优美隽永充满哲理的文字阐释了阅读的重要性,阅读虽然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却能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深刻揭示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